

你说我说·

不和太闲的人在一起

管淑芬

世间总有一些闲人,没事爱聚在一起,说点家长里短的、别人家的闲话,打发闲暇的时光。我所住的小区,在靠近中心的位置建有一个很大的广场,每到傍晚,广场上嬉笑打闹的孩子和聊天打趣的大人特别多,我3岁的儿子喜欢热闹,婆婆便每天带着他去那玩耍。

记得起初,婆婆每次从广场那儿回来,总要和我说起在那认识的一些人,譬如张姓妈妈在医院工作,每天很早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上班;譬如李家妈妈好像是自己开店的,她老公在外地上班,于是店里的大小事宜全是她一人包揽,起早摸黑,非常辛苦;譬如赵姓妈妈,好像家境很好,老公每年的年薪也高,于是她都不用上班,每天就带带孩子,打打麻将过日子。

不知从何时起,这赵姓妈妈一家的日常生活突然从婆婆嘴里消失了,她偶尔也会说起广场

上听来的事,但说的大多是谁家媳妇又升职加薪了,谁家的某某每天铆着劲地工作……我问她这是不是给我施“激将法”呢?婆婆一拍手说:不是,只是感觉自己身处人群,和太闲的人在一起待久了,弊端太多。

婆婆给我举例,提到那位赵姓妈妈,说她日子虽然宽裕,可每天与麻将为伍,连陪陪孩子都没有耐心,但凡开口,提的不是麻友就是逛街,除了炫富,完全让人感觉不到一点积极的人生意义。还有几位街坊,可能是因为太闲了,对别人家里的鸡毛蒜皮事格外上心,对别人的言行举止胡乱揣测,不经意就在乱散布别家的“八卦”。婆婆说,听多了难免想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也在被别人胡乱传说?太负能量了!人活着,还是要和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。

细想一下,还真是这么个理。想起我自己,何尝没有这种想法?

我也是个喜欢忙碌的人,很多事总想做到更好。这样的我,特别喜欢听别人鼓劲的话和励志的事,总觉得这便是会渗透进自己身体的无穷能量。身边也常出现很闲的人,偶尔聊天,每每听她们抱怨的言语,感受她们消极的生活态度,或者是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,便总感觉如鲠在喉,时常还会心情大受影响,继而伤春悲秋不能自己,非得等到几天后醒悟过来,再感叹自己走偏了路。

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;物以类聚,人与群分。前人的智慧,总是有它的道理。

慢慢地,现在的我走着走着,便和太闲的人渐行渐远。人闲生是非,人忙万事成,我们每个人活着总得有点目标,有点想忙的事,那么就去努力,不和太闲的人在一起,不让他们影响自己的生活激情。也唯有远离了情绪上的羁绊,我们才能更努力一点,更快乐一点,也离成功更近一点。

有滋有味·

有温度的“小”

侯宝良

快奔七的我,“老”字早已不绝于耳,路上问路的跟我打听:“老先生,请问坐地铁往哪里走?”小学放学了,孩子们见了,甜甜地叫唤:“老爷爷好!”上了车,有人给我让座:“大爷叔,您坐!”我还没觉得自己步履蹒跚,怎么就“老”了呢?凑近镜子一瞧,满头白发早给你贴上了“老”的标签。“老”字听多了,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
但也有人称呼我“小”,这又是另番境遇,给了我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多年不见的老邻居见面脱口而出:“小弟,近来可好?”不免让我一怔:“已‘老头’了,咋还叫‘小弟’?”再想,人家从小和我一起滚打,从来就是这么叫的,习惯得把岁月都叫停格了。如果称我“老头”,不就显得生分了吗?那是多少年积淀下的情分啊。确实,情分不分长幼。想起早年在电机厂工作时的同事“小花”,年龄五十开外,机要秘书,整天穿梭在厂内各办公部门,大家都叫他“小花”,他也乐呵呵随应。起初我们听了有些别扭,快属我叔叔辈的人了,起码得称他一声“老花或花师傅”吧,可“小花”不乐意,他说:“倒不是我怕老,而是听惯了几十年的亲切称呼,这是一种享受啊。”他愿意久久地享受亲人般的氛围,不在乎长幼礼节,听来倍感温馨,好像回到了从前熟乎乎朝夕相伴的年代。家里年逾九旬的老母,每天朝夕“小弟”不离口,如此温馨也不是谁想有就有的。

然而,这熟悉又百听不厌的“小”字却在渐渐少去。前不久听同事说起老领导走了,那就是打电话去一听声音就叫我“小侯,依好”的老科长,在他面前我一直是个小字辈,业务上接受过他的指导,他的问候是长辈的关切,也是荡漾在我心中的暖流;又见微信上老邻居发来了消息:“陈家姆妈驾鹤仙逝。”嗨!生命无常,一时使我想起动迁前的朝朝暮暮:“小弟,粮店来好米了,问问屋里大人要买吗?”“小弟,明朝依休息,过来吃饭。”她看着我长大、结婚一路走来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回想起来,“小”字里浸润着长辈们朝朝暮暮的情感,包含着太多的温馨往事。光阴荏苒,如此暖意浓浓的“小”字正渐渐离我而去。晚霞虽然艳丽,毕竟已在夕阳下。这些“小”字我必当好好珍惜,那些都是沐浴过我成长、温暖无比的暖阳。

大家之见·

文化都在这锅里

易中天



火锅里有中华文化。比方说,火锅热,可谓亲亲热热;火锅圆,可谓团团圆圆;用汤水处理原料,可谓以柔克刚;不拒荤腥,不嫌寒素,用料不分南北,调味不问东西,山珍、海味、河鲜、时菜、豆腐、粉条,来者不拒,均可入锅,可谓兼济天下;荤素杂糅,五味俱全,主料配料,味相渗透,食者各取所需,烫而食之,又体现了中庸之道,中和之美。

围在一起吃火锅的,叫伙伴。“伙伴”原本写作“火伴”。古代兵制,五人为列,二列为火,十人共一火饮煮,即为火伴。《木兰诗》里“出门看火伴”的火伴,便相当于今之战友。

其实共火而食,古来如此,不过一般多为家人。只有在军营

里,才是非亲非故而同食一火。今天同一炉灶,明天便同一战壕,火食与共意味着生死与共,所以改“火”为“伙”。

结为团体,则叫结伙。于是就有了一些相关名词。后来,好人结成的叫团队,坏人的才叫团伙。当然,火食也变成了“伙食”。

火锅有各种吃法。但火锅店,一人独食者罕见。共食不是为了省钱,而是因为独食无趣。实际上,火锅不仅是烹饪方式,也是用餐方式;不仅是饮食方式,也是文化模式。它最能形象直观地体现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——群体意识。

所以,我们喜欢请客吃饭,我们喜欢相约聚餐。一个人吃饭

叫吃独食,一个人饮酒叫喝闷酒。独食难肥,闷酒伤身。只有共食,才不仅能够吃到营养,还能吃到人情和血缘,何况火锅体现的人情和血缘还是热乎乎的。

火锅实在妙不可言。只有火锅,把烹调过程和食用过程融为一体,不但把锅端上桌来,而且让火贯穿始终。这不正是最古老也最亲切的共食方式吗?不是极富人情味和亲切感吗?尤其是在北风凛冽、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,三五友人围炉共酌,推杯换盏,浅吟低唱,真是何其乐也!

不妨来读白居易的诗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我怀疑这是喊朋友来吃火锅的邀请函。

开心一刻

被套路

向做微商的同学买了保健品,收到货后,他提醒我说:“服用期间必须不抽烟,不喝酒,不熬夜,锻炼身体,否则无效。”

我顿时感觉被套路了——我要是能做到这些还用吃保健品?

女人话多

丈夫说:有研究表明,女人每天说话要比男人多一倍。

妻子说:那是因为我们说的话要重复很多遍你们男人才能听得进去。

丈夫说:啥?

杠精

看看你遇过什么样的杠精——单杠:没人理,自己杠;双杠:杠人得到回应;高低杠:水平杠不到一块去;斜杠:杠的角度刁钻;反斜杠:刁钻角度杠回去。

(综合)